

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 編

◎ 文物出版社

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藏

陳介祺

吉金全形拓

精選集



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 編

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藏
陳介祺吉金全形拓精選集



文物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藏陳介祺吉金全形拓精選集 / 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編. —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4
ISBN 978-7-5010-4740-6

I. ①中… II. ①中… III. ①青銅器（考古）— 金文— 拓本— 中國 IV. ①K877.3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6）第215004號

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藏
陳介祺吉金全形拓精選集
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 編

主 編 劉曙光
副 主 編 赫俊紅
審 訂 王澤文

責任編輯 李縉雲
裝幀設計 劉 遠
責任印製 張道奇

出版發行 文物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東直門內北小街二號樓
郵 編 一〇〇〇〇七
網 址 <http://www.wenwu.com>
E-mail: web@wenwu.com
經 銷 新華書店
製版印刷 文物出版社印刷廠
開 本 八
印 張 四四·五
插 頁 二
版 次 二〇一七年四月第一版
印 次 二〇一七年四月第一次印刷
書 號 ISBN 978-7-5010-4740-6
定 價 一五八〇·〇〇圓

情繫金石 傳神寫照

《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藏陳介祺吉金全形拓精選集》^{〔二〕}，歷經數載的整理研究終得以精美面目公之於眾，頗多思緒流入筆端，其中陳介祺的金石情懷是繞不開的探究主題。

令後世學人盛讚的金石學家和鑒藏家陳介祺歷經晚清嘉慶至光緒五朝，畢生傾心於金石的藏鑒、研考和傳承，約二十七歲因得春秋曾伯簠而名其居為「寶簠齋」，後以號「簠齋」行世。簠齋四十二歲（咸豐四年，一八五四）歸隱山東濰縣前一直隨父陳官俊宦游京師，二十九歲為內閣中書，三十三歲中進士授翰林院編修，然頗志趣於古璽金石之鑒藏研究，與父輩喜金石者如叔父陳官橋、表叔譚怡堂、岳父李璋煜、吳式芬、許瀚、劉喜海等多往來，曾歷時五年（三十五—三十九歲）將所藏璽印鈐拓編纂成《簠齋印集》十二冊。冊內收官印三百一十七方、私印一千九百三十一方、封泥一百三十七方等^{〔三〕}，可見其藏印之富。同時，簠齋對於商周青銅彝器的收藏也不遺餘力，四十歲時從陝西古董商蘇億年處重金購得西周毛公鼎，據「咸豐二年壬子五月十一日寶簠居士陳介祺審釋并記」中寫道：「……此鼎較小，而文之多幾五百，蓋自宋以來未之有也。典誥之重，篆籀之美，真有觀止之歎。數千年之奇於今日遇之，良有厚幸已。」^{〔三〕}

居京時簠齋父親陳官俊數歷官場起落，終因道光末咸豐初父卒國亂家變，於中年決然攜眷歸隱濰縣故土^{〔四〕}。此後三十年間金石收藏與傳續成為其生命之重心，尤其在同治十年（一八七二）相繼喪妻及長子後的十三年間（一八七二—一八八四），他與吳雲（一八一—一八八三）、鮑康（一八一〇—一八八一）、潘祖蔭（一八三〇—一八九〇）、吳大澂（一八三五—一九〇二）、王懿榮（一八四五—一九〇〇）等舊交新知開始密集地傳書交流^{〔五〕}，其在金石鑒藏、考辨、傳拓和承續方面的真知灼見和勤謹用功可從流藏各處的諸多器物及有關手稿、信札、拓片等文獻資料中窺知大略。

簠齋一生鑒藏的金石大的品類近十種，各品類的數量已無確數，從簠齋晚年的一份金石拓本價目記載《傳古小啓》^{〔六〕}看：彝器約百五十餘種、鐘十種^{〔七〕}、泉範百餘種、三代秦漢六朝古銅器小品及銅造像百餘種、漢鏡百餘種、漢瓦百餘種、漢魏六朝磚百餘種、六朝唐宋元石五十餘種、集為六函《十鐘山房印舉》的古璽萬餘方。簠齋諸多拓本鈐印很生動形象地傳遞出其藏器特色，如：簠齋藏三代器、陳介祺所得三代兩漢吉金記、陳介祺手拓吉金文字、陳氏吉金（吉金類）、十鐘山房、十鐘主人、十鐘山房藏鐘（鐘）、簠齋古兵（兵器）、簠齋藏三代鉢、萬印樓、簠齋藏古封泥（古璽封泥類）、秦鐵權齋、秦詔量瓦之齋、簠齋藏秦瓦當（秦器）、簠齋藏石（石刻造像類）、三代古陶軒、古陶主人、齊東陶父、古瓦量齋（陶類）、三代化范之室、千化范室、三百范齋藏范（泉範）、二百竟齋藏竟（漢鏡）等等。

簠齋生活的清中晚期，人們對金石的追逐已成為書畫收藏之外的重要門類，但多數人僅看重器之色形，即使注意到器之文字，也不求甚解。簠齋則有較明確的收藏觀念，他很看重金石文字，欲藉此求知古人并以考鑒著述和圖文精拓來傳古^{〔八〕}，對當時富藏金石的劉喜海（一七九三—一八五三）「徒以玩物畢一生之精力而一無所傳」深感遺憾惋惜。他在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十二月六日致友人鮑康信札中云：「吉金之好，今日直成一時尚。竊謂徒玩色澤則名為古物，與珠玉珍奇何異！我輩留心文字，必先力去此習，得一拓本足矣。」^{〔九〕}簠齋擇器的主要途徑有：購自市肆，購自其他藏友，與至友交換，托中間商或友人代購等。他在托西安古董商蘇億年覓器時很清晰地表達出擇器標準：「以字為主，式樣次之，顏色花文又次之。只好顏色而字遜者亦甚不必爭。天地間惟以字為重，字以古為重。時代愈晚愈輕。印自不如古器，而費又多。雖費多而不能敵一重器，私印尤不敵官印。余收古物以印之費為多，而愛之則不如三代器，愈老愈愛三代古文字拓本也……如有再出字多之器，千萬不可失之。切屬切屬！千萬千萬！」^{〔一〇〕}由此亦可見他對古文字之器的傾心和孜孜以求。

簠齋曾在《傳古小啓》中總結道：「余收金石古文字四十年餘，歸里來以玩

物例屏之。同治丁卯（一八六七）青齊息警後，自念半生之力既糜於此，三代古文字猶是漆簡真面目，非玩物比也。」對古文字的好求，使得他在光緒間成為發現齊魯古陶文第一人，得陶文四千餘種^{〔二一〕}。

簠齋認為金石文字，尤其是三代吉金古文字，有義理、文法和書法等方面的價值^{〔二二〕}，收藏金石的最終目的是通過傳古之文字來承續先人之義理文脈^{〔二三〕}。

其畢生鑒藏金石始終與對金石文字的著錄、考辨、傳拓和交流共享等學術行為密切關聯。

簠齋鑒定別偽的核心要素是對器物文字的甄別，他認為古器作字得於心手、有法合規、形神相應^{〔二四〕}，「收古器則必當講求古人作篆用筆之法，知之然後可以判真贋」^{〔二五〕}，類似的言論如：「論文字以握論器之要」^{〔二六〕}，「近日作偽至工，須以作字之原與筆力別之，奇而無理，工而無力，則其偽必矣。」^{〔二七〕}「識得古人筆法，自不至為偽刻所給，潛心篤好，以真者審之，久能自別。」^{〔二八〕}

簠齋鑒藏金石除看重文字外，還講求藏器之精，認為「多不如真，真不如精，古而精足矣，奚以多為。得可存者十，不如得精者一」^{〔二九〕}。故鮑康（一八一〇—一八八一）評曰：「壽卿所藏古器無一不精，且多允推當代第一。」^{〔三〇〕}

簠齋對藏器的著錄考釋、對器形和文字的圖像傳拓，以及晚年與金石至友鮑康、潘祖蔭、吳大澂、王懿榮等的書信交流，更是勤耕不輟、不遺餘力，留下大量著述和拓本資料。簠齋之言論和傳拓圖頗受時人珍視，如收入潘祖蔭《滂喜齋叢書》的刻本《陳簠齋丈筆記》、《簠齋傳古別錄》。簠齋傳古的全形拓或文字拓本品質精良，他認為「傳古首在別偽，次即貴精拓精摹精刻以存其真」，《傳古別錄》便是其一生圖文拓製經驗之總結^{〔三一〕}。吳大澂（一八三五—一九〇二）盛讚到：「三代彝器之富，鑒別之精，無過長者。拓本之工，亦從古所未有。」^{〔三二〕}「然非好之真，不知拓之貴，亦不知精拓之難」^{〔三三〕}。

簠齋除自拓外，亦請人助拓，對所聘之人要求通識篆學、性格誠篤精細，他在致潘祖蔭信札中說：「延友則必須通篆學，誠篤精細，不輕躁鹵莽者。此等人亦必須善遇之，使之能安，然甚不易得。」^{〔三四〕}陳峻（栗園）是簠齋所遇最稱

心的拓手，曾助拓《簠齋印集》^{〔三四〕}；王石經是簠齋歸里後的主要拓友，善篆刻，簠齋用印多出其手^{〔三五〕}。簠齋所製金石拓本，一是投報以佳拓來投的舊文，一是應同好者的索求。對於不相識的同好索求者酌收工本費以求能持續地傳古流佈^{〔三六〕}。就文字拓本而言，拓資按品種工料列價：鐘拓（十種）每紙足銀伍錢，三十以上彝器與秦器拓（共約肆拾種），亦每紙足銀伍錢；其他彝器拓、泉範拓、漢鏡拓、漢瓦拓、漢魏六朝磚拓（各百餘種）、六朝唐宋元石拓（五十餘種）、古銅器小品及銅造像各種拓（百種內），每紙貳錢，綿紙叁錢。此外，吉金圖屏冊拓，大者每紙壹兩，小者伍錢；《十鐘山房印舉》，六函，因工料過費每部足銀伍拾兩，且祇能當有拓印善手、索求量有十餘部才接受訂製^{〔三七〕}。從上述單幅拓本的價格可知，拓製吉金全形圖相對不易。

百餘年過去，簠齋藏器歷經滄桑四散海外，而我院有緣珍藏了一批簠齋金石資料，包括手稿、書法、金石全形拓、金石文字拓本等，來源渠道一是簠齋後人於一九六二的捐贈，一是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文物主管部門從市肆的收購。這些資料已納入簠齋的專題整理研究中，此書便是商周秦漢吉金全形傳拓圖之精選集，包括商周一百四十三器和秦漢三十一器的全形拓以及相應的銘文拓本。其底本以一套五冊裝為主，另選配了盧鐘等五幅原為十一條屏的全形鐘圖和一幅原為掛軸裝的毛公鼎圖及兮甲盤、天亡簋等，簠齋藏三代吉金重器悉數囊括。

簠齋在數十年傳拓金石文字和吉金圖的過程中，勤謹用心，從對拓器的惜護、拓包的製作使用、拓紙和墨的選擇到對字和器的拓法等，總結出一套寶貴的實操經驗，藉書信分享給金石友好，并輯成《傳古別錄》。簠齋所拓吉金全形圖與銘文皆力求「真」與「精」^{〔三八〕}，這在我們編纂的《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藏陳介祺吉金全形拓精選集》中可以得見。就銘文而言，真與精體現在剔字時對字之邊際的明辨，拓字時對拓包、墨、紙、水之間濃淡乾濕及手法的掌控^{〔三九〕}。若從全形拓各原拓看，體現真與精有幾個關鍵要素：一是器形的整體真實觀，二是分紙拓與黏合，三是精細與傳神。從製作環節看，當是先取拓器呈像的形勢結構，在作為襯底的宣紙上界出拓器上下、左右的最大點位，然後依器之耳、足、

口沿、腹身等不同部位，取俯視角度用極薄軟之棉紙分紙拓出，再按一定透視關係黏合在宣紙上^{〔三〇〕}。拓墨的濃淡相間施用，精微地凸顯出器之口沿、耳足、提梁、腹部扉楞、花紋等的立體質感，結合器內外素面處的淡墨平拓，使得青銅器的整體陰陽立體和厚重感躍然紙上，呈現出一種平面的真實感，同時又透射傳遞出三代吉金歷久滄桑後的斑駁古老却依然精雅的氣息。簠齋探索出的這種記錄和呈現青銅彝器真形的獨特傳拓方法^{〔三一〕}突破了北宋的《宣和博古圖》和清乾隆時《西清古鑑》^{〔三二〕}中僅靠摹繪青銅器輪廓形象和紋飾的記錄局限，也不同於當時僧六舟（一七九一—一八五八）的拓圖所使用的整紙拓法^{〔三三〕}。簠齋認為「整紙拓者，似巧而俗，不入大雅之賞也」。簠齋全形拓傳拓的整體風格淡雅精緻與古樸厚重兼具，視覺審美感較強，達到了真實與藝術表現的統一。可以說，《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藏陳介祺吉金全形拓精選集》不僅具有較高的歷史價值，更是高水準藝術作品的一次薈萃和傳佈。

在本書的編纂過程中，得到了著名學者李學勤先生及其高足王澤文先生的鼎力相助。每遇疑難之處，兩位先生總是耐心地不吝賜教，尤其是王澤文先生對文稿進行仔細審訂把關，其學術精神和專業指點使我受益匪淺！同時還得到同仁王小梅女士和劉紹剛、鄭子良先生的熱情相助。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劉曙光院長（現國家文物局副局長）和文物出版社張自成社長對院藏陳介祺遺存的出版更是有定音落錘之功。當然，本書能夠順利出版亦離不開文物出版社責任編輯李縉雲、劉永海先生的精誠合作。作為具體編纂者和古籍整理項目負責人，我在此衷心地向上述相關人員表示最誠摯的感謝！

限於編著者的專業知識水準，書中的不足與謬誤之處誠請大家予以指正！

赫俊紅

二〇一六年六月十六日定稿

於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

〔二〕陳介祺（一八一三—一八八四），字壽卿，又字酉生，號伯潛、簠齋、海濱病史，山東濰縣人。古以祭祀為吉禮，故稱銅鑄之祭器為「吉金」，後為鐘鼎彝器的統稱。將青銅器立體形狀表現於二維平面的一種拓製方法稱之為全形拓、立體拓，作為一種視覺圖像，也謂之「全形傳拓圖」或「全形圖」。

〔三〕除借劉喜海百餘鈕印外，餘皆簠齋自藏，印集經許瀚、吳式芬、何紹基審定，共鈐拓十部，并得到葉志詒、吳式芬、劉喜海、呂堯仙、朱筱滙、李璋煜、陳怡堂等購助。參見陸明君：《簠齋研究》第六章「年表」，榮寶齋出版社，二〇〇四年，第一九三頁。

〔四〕（清）陳介祺著，陳繼揆整理：《簠齋金文題識》，文物出版社，二〇〇五年，第八頁。

〔五〕清道光二十八年（一八四八）簠齋三十六歲，母親去世；次年二月父親陳官俊被罷上書房總師傅，七月猝逝；再次年七月祖母卒，皆歸里葬。咸豐三年（一八五三）清政府因太平軍起義，軍需大增，財政告急，命前朝老臣捐助，陳家迫認捐四萬兩，先兌交二萬兩，允緩期措交二萬兩，於三個月之內交齊。簠齋四處奔波籌款。次年歸里濰縣。參見陸明君：《簠齋研究》第六章「年表」，榮寶齋出版社，二〇〇四年，第一九四—一九五頁。

〔六〕簠齋致潘祖蔭等書札，經其六世孫陳繼揆整理，輯成《秦前文字之語》。據統計，同治十二年至光緒二年（一八七三—一八七六）致潘祖蔭四十三札，同治十二年至光緒十年致王懿榮五十八札，同治十一年至光緒元年（一八七二—一八七五）致鮑康四十四札，同治十一年至光緒六年（一八七二—一八八〇）致吳雲二十三札，同治十二年至光緒五年（一八七三—一八七九）致吳大澂三十四札。

〔七〕現藏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的簠齋《傳古小啓》底稿本中，記載了其可售金石拓本的品種、數量、單價等信息，落款「簠齋謹白」，并寫明住址，但未具時間。據簠齋同治十二年七月十日致鮑康札言「近有《傳古小啓》之刻，刻成，當寄野人作一大笑柄也」，推知《傳古小啓》當成於清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

〔八〕簠齋在同治十一年十月十八日致吳雲札云：「吉金以鐘鼎為重器，敝藏有十鐘，因名齋為十鐘山房。」見《秦前文字之語》第二一八頁。據《簠齋金文題識》，其藏鐘有十一枚，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現藏有此十一鐘的屏幅全形拓。另外院藏一套五冊裝全形拓中有一開「益公鐘」，但其背面墨筆記「劉益公鐘疑陝偽」。

〔九〕清同治十一年十月十四日簠齋致鮑康札云：「今人論書，必推許氏，然許書已非真本，豈能如鐘鼎為古文字廬山真面目……蓋今日之突過許書者，惟此古人鑄金之真文字，文字精則無遺憾，文字不傳，雖極博洽，後人亦何所裨益，何從窺擬邪。」又，清光緒元年簠齋得秦詔殘瓦，十二月四日分別致潘祖蔭、鮑康、吳大澂和王懿榮信札提及此事，并各奉贈拓紙，其中致鮑康云：「新得秦詔字殘瓦，至佳，拓上一紙，真奇之至。」致王懿榮云：「近得一秦詔殘瓦，至佳。人皆不解何以刻詔於瓦，蒙竊謂此宮必李斯所作，故刻詔於宮上之瓦，以紀并兼之盛者。書刻并美，鋒穎猶新。讀古人書，看古文字，曷可不以心精全力注之，以求古人之心乎。」參見陳介祺著，陳繼揆整理：《秦前文字之語》，齊魯書社，一九九一年。見陳介祺著，陳繼揆整理：《秦前文字之語》，齊魯書社，一九九一年，第一五〇頁。

羅宏才：《新發現的兩通陳介祺書信》，《文物》，一九九五年第一期。

〔一〕 簠齋於光緒六年撰聯自云「陶文齊魯四千種」，光緒九年則補記「陶文今將及五千」。參見陳繼揆整理：《簠齋論陶》之「序」，文物出版社，二〇〇四年。

〔二〕 簠齋光緒元年四月初一致王懿榮札，在談及摹刻吉金傳後時云：「古文字義理第一，文法第二，書法第三。書能毫髮不失而有力即是佳刻，方足傳古，非易易也。」見《秦前文字之語》第一〇六頁。又，簠齋在同治十三年六月八日致潘祖蔭札中談及「攀古樓款識釋文」時云：「讀古人之字，不可不求古人之文，讀古人之文，不可不求古人之理，不可專論其字，竊向往之而愧未能也。」見《秦前文字之語》第二七頁。

〔三〕 天地古今所傳者文字耳，大而精者義理，小而粗者文字，無文字則并義理亦不著矣。見簠齋《傳古小啓》底稿本，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藏。

〔四〕 簠齋同治十三年十月十三日致潘祖蔭札云：「古人作字，其方圓平直之法，必先得於心手，合乎規矩，唯變所適，無非法者，是以或左或右或伸或縮，無不筆筆卓立，各不相亂，字字相錯，各不相妨，行行不排比，而莫不自如，全神相應。又作范須反書鑄出乃正，是非規矩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惜乎聖人所傳學書之法，今不能知矣。古人之法，真是力大於身而不絲毫亂用，眼高於頂明於日而不絲毫亂下，乃作得此等字，所以道斂之至而出精神，疏散之極而更渾淪。字中宇外極有空處，而轉能筆筆字字行行篇篇十分完全，以造大成而無小疵，非聖人之心，孰能作之始哉。無大無小，止是一心之理推之而已。」見《秦前文字之語》第三八頁。

〔一五〕 簠齋同治十三年七月十一日致潘祖蔭札，見《秦前文字之語》第二九頁。

〔一六〕 簠齋同治十三年九月二日致潘祖蔭札，見《秦前文字之語》第三六頁。

〔一七〕 簠齋同治十三年十月十三日致潘祖蔭札，見《秦前文字之語》第三八頁。

〔一八〕 簠齋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六日致鮑康札之附箋，見《秦前文字之語》第一五〇頁。

〔一九〕 簠齋同治十二年七月十日致潘祖蔭札之附箋，見《秦前文字之語》第四頁。

〔二〇〕 （清）鮑康：《續叢稿》，第三七頁，「再題壽卿瓦當拓冊」一則，載《觀古閣叢刻》，清同治光緒間刻本。

〔二一〕 簠齋在《傳古別錄》末題記曰：「此次所言拓別各事皆係平日經歷體驗用心所知者。雖無可觀於傳古之事，亦尚不無可取，大雅不以爲語小而虛心警之，則古人有文字之器受惠多矣。」與石居據原稿本影印。

〔二二〕 清光緒元年臘月三日、二年七月十六日吳大澂致陳介祺書札，轉引自《簠齋研究》，第二三六、二三九頁。

〔二三〕 簠齋同治十三年七月十一日致潘祖蔭札，見《秦前文字之語》第二九頁。

〔二四〕 簠齋云：「昔辛亥（一八五一）陳粟園爲作《簠齋印集》十部，十月始成。葉（志詒）、劉（喜海）、李（璋煜）、吳（式芬）、呂（亮仙）諸公酬賁助之乃就。」見《傳古小啓》校稿本，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藏。本書所收頌圖即爲陳粟園所拓，銘文拓紙鈐印：陳粟園手拓。

〔二五〕 本書所收毛公鼎圖即王石經所拓製，圖爲掛軸裝，鈐印：王石經手拓本、簠齋藏三代器等。簠齋認爲王石經治印可與趙之謙比肩，他曾致潘祖蔭札云：「舍親王西泉石經，武生而能作篆隸，知古法，刻印尤得漢法，亦能作鐘鼎，但迫促亦不多作，甚能鑒別，惟未嘗學問

耳。十鐘主人大印、海濱病史印，即其所刻，仲鉛與相契也。趙搗叔之謙刻印尚佳。……西泉似不讓搗叔也。」見《秦前文字之語》，第一七、四七頁。又，王石經爲簠齋所治諸印可見王石經著，陳進整理：《西泉印存》，《萬印樓叢書》，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二〇一四年。

〔二六〕 簠齋《傳古小啓》云：「復思傳公海內，其舊交以往拓來投者，則亦如所投報之。其同好未識而索者，衰老不能自拓，僻處又無文字友可共，又紙墨帛膠食功一切之費，不能無不收微資，是終不能爲古人傳矣，大雅其不哂之乎！」

〔二七〕 參見簠齋：《傳古小啓》底稿本，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藏。

〔二八〕 簠齋致潘祖蔭札云：「傳古首在別偽，次即貴精拓精華精刻以存其真」（同治十三年十月十三日）；「傳則必不可失真，字與拓圖與照者校，皆不失毫髮則必傳」（光緒二年五月二十三日）。見《秦前文字之語》第三八、六二頁。

〔二九〕 參見《傳古別錄》中「剔字之弊」、「拓字之法」的闡述。

〔三〇〕 簠齋拓圖很注意藉助照相取形，并力薦多有金石收藏的潘祖蔭等嘗試，曾在得見潘祖蔭所寄孟鼎圖後於光緒元年四月廿二日復札云：「孟鼎圖甚不愜意，既有斯舉，豈可不精。當以洋照取其真形再拓，鼎文鼎耳足原樣佈於放大足尺寸真形上，使之無一不合乃可。不合者，全形多誤，耳形內外前後多誤，腹形誤，花文誤，足有誤」（見《秦前文字之語》第一〇九頁）。但又不拘泥於照相，他認爲「洋照近大遠小，過分明亦有弊，形似而神不大雅，究不能全用其法，器之曲折處，以橫紙度之乃審……其不可見而仍不能不見者，仍不拘洋式照。」（同治十一年五月二日致吳雲札，見《秦前文字之語》第二一七頁）。

〔三一〕 簠齋在《傳古別錄》中云：「拓圖以記尺寸爲主。上中下高低尺寸既定，其曲處，以橫絲夾木板中，如幾表式，抵器，即可得真。再向前一傾見口，即得器之陰陽，以紙稍挖出後，有花文耳足者，拓出補綴，多者去之，使合。素處以古器平者拓之。不可在磚木上拓，不可連者，紙隔拓之。」

〔三二〕 王黼奉敕編纂的《宣和博古圖》輯錄了宋皇室所藏商至唐代的青銅器，對每件器物均摹繪圖形和款識，記錄容量、重量、銘字數及釋文等，間有考記；目前流傳版本多爲明清重修本。《西清古鑑》仿《宣和博古圖》遺式，著錄清殿廷陳列及內府所藏青銅古器，除文字記考外，亦摹篆款識、精繪形模；清乾隆十四年（一七四九）由吏、戶、工部尚書梁詩正、蔣溥、汪由敦等奉敕編纂，陳孝泳、楊瑞蓮篆篆，畫院供奉梁觀、丁觀鵬等繪圖；參見《西清古鑑》，清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日本邁宋書館銅版刻本。

〔三三〕 本書之底本原五冊裝簠齋吉金全形圖中收入一幅當爲六舟所拓的楚公鐘（中者）圖（圖中鈐印「六舟手拓」）。該圖係整紙拓出，有枚乳，舞面的回紋用墨綫摹繪，整體用墨偏濕潤，風格有別於其他全形圖。此圖的拓製時間當在咸豐八年（一八五八）即簠齋四十六歲之前。但該鐘的銘文拓本係簠齋拓風，拓紙鈐印：陳壽卿手拓吉金文字、陳氏吉金、陳介祺所得三代兩漢吉金記。

編例

一 本書收錄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珍藏的清陳介祺曾藏并精拓的商周秦漢吉金全形拓一七三幅，其中商周部分一四二幅，秦漢部分三一幅。全形拓之外另附有吉金銘文拓本。

二 選圖原則：以院藏一套五冊原裝全形拓為主，另選配簠簋重器精拓、原為掛軸裝的盧鐘等五幅全形鐘圖和一幅毛公鼎圖。

三 編錄內容分圖版和文字著錄兩部分。著錄信息包括：器物的名稱、時代和現藏地，器物全形拓的最大縱橫尺寸，器物銘文的字數、釋文，與其他代表性金文集著相對應的器銘拓片的著錄編號，陳介祺就藏器要言的輯錄。

四 目次編排：先依時代分商周、秦漢兩部分；每部分再依器類為序，類序參照《殷周金文集成》；同器類的按其時間早晚為次，同時段的則按銘文字數多寡為次。

該編次基於器圖類序的清晰便覽，不同於原五冊裝的類序混排。為方便日後各全形影圖與原實圖的對檢，在器圖題名之後附唯一檢索編號，如「兮仲鐘 00995.4.16」。檢索編號的三部分數字從左至右分別表示原冊裝的院藏古籍登錄號、冊次號、冊中圖序號。

五 需補充說明之處：

（一）圖版部分，器銘的拓本是全形拓的原配本，全形拓的用墨淡雅，故銘文拓本墨色稍淺。院藏尚有效果更好的陳介祺金文拓本專冊，待將來整理公之於眾。

（二）文字著錄部分，參閱引用了前人研究成果。

有不同定名的器物，暫選一種說法。

商周器銘的釋文按原銘行款排列，便於對照觀覽；釋文盡量吸納學術新成果，疑難處參酌諸家研究，限於體例，不再注明出處。釋文中通假字的現用正字置於括號（）內，限於版面直接隸寫的有：隹（唯）、且（祖）、女（汝）、乍（作）、烏（鳴）、乎（呼）、易（錫）、白（名字中作「伯」）、中（名字中作「仲」）、屯（純）、（尊）等，少量尚難辨識之字則保留原形或摹寫。秦漢器銘較易於辨識，釋文未按原行款排列。

商周器的現藏地主要參照《殷周金文集成》、《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

陳介祺對所藏器的扼要研究記錄，於今仍極有價值，故輯入附錄。

（三）參閱書目：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中華書局，二〇〇七年。內文簡稱《集成》。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釋文》，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一年。

孫慰祖、徐谷甫編著：《秦漢金文彙編》，上海書店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內文簡稱《秦漢》。

吳鎮烽編著：《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二年。

羅振玉編：《三代吉金文存》，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

（清）陳介祺著，陳繼揆整理：《簠齋金文題識》，文物出版社，二〇〇五年。

（清）陳介祺著，陳繼揆整理：《簠齋金文考》，文物出版社，二〇〇五年。

壹·商周時期

鐘

虛鐘	〇〇二
叔鐘（釐伯鐘）	〇〇四
井人女鐘	〇〇六
兮仲鐘	〇〇八
虢叔旅鐘	〇一〇
楚公豪鐘（大者）	〇一二
楚公豪鐘（中者）	〇一四
楚公豪鐘（小者）	〇一六
己侯虎鐘	〇一八
益公鐘	〇二〇
僕兒鐘	〇二二
者汧鐘	〇二四

鼎

厚趯方鼎	〇二六
魚父癸方鼎	〇二八
征人鼎	〇三〇
伯魚鼎	〇三二
袁鼎	〇三四
釐鼎	〇三六
師奎父鼎	〇三八
師湯父鼎	〇四〇
師器父鼎	〇四二
毛公鼎	〇四四
小子殺鼎（寒姒鼎）	〇五〇
犀伯魚父鼎	〇五二
鄭同媿鼎	〇五四
旁肇鼎	〇五六
陳侯鼎	〇五八

鬲

梁上官鼎	〇六〇
眉昧鼎	〇六二
單伯遘父鬲	〇六八
鄭登伯鬲	〇七〇

甗

商婦甗	〇七二
甗弗生甗	〇七四

斝

文父乙斝	〇七六
何戊斝	〇七八
夙斝	〇八〇
天亡斝	〇八二
禽斝	〇八四

仲斝

伯魚斝	〇八八
-----	-----

癸山斝	〇九〇
-----	-----

君夫斝蓋	〇九二
------	-----

象作辛公斝	〇九四
-------	-----

格伯作晉姬斝	〇九六
--------	-----

城號遣生斝	〇九八
-------	-----

己侯斝	一〇〇
-----	-----

伯就父斝	一〇二
------	-----

頌斝蓋	一〇四
-----	-----

頌斝	一〇六
----	-----

師寰斝	一〇八
-----	-----

函皇父斝	一一〇
------	-----

師害斝（之一）	一一四
師害斝（之二）	一一六

盥

豐兮夷斝	一一八
遲盥	一二〇

簠

虢叔簠	一二二
曾伯霽簠	一二四
鄭子壯簠	一二六

敦

陳侯因資敦	一二八
-------	-----

卣

且己父辛卣（之一）	一三〇
且己父辛卣（之二）	一三二
樊父丁卣	一三四
弓父庚卣	一三六
惠仲卣	一三八
伯景卣	一四〇
矢伯隻作父癸卣	一四二
效卣	一四四

尊

亞此犧尊	一四六
子祖辛步尊	一四八
遣尊	一五〇
傳作父戊尊	一五二
員父尊	一五四
周免旁父丁尊	一五六

壺

中伯壺蓋	一五八
襄安君扁壺	一六〇

盃

戈祁父丁盃	一六二
齊父戊盃	一六四

觚

遂王盃	一六六
祖戊觚	一六八
天子和觚	一七〇
亞戉父丁觚	一七二
叔觚	一七四

觶

應公觶	一七六
亞大父乙觶	一七八
祖己觶	一八〇
父祖丙觶	一八二
咻作母甲觶	一八四
丰作父乙觶	一八六
盧作父丁觶	一八八
父丁告田觶	一九〇
貴父辛觶	一九二

爵

婦鬲爵	一九四
子丁乙酉爵	一九六
西單父丙爵	一九八
子川父丁爵	二〇〇
龔父己爵	二〇二
魚父丙爵	二〇四
曲祖庚爵	二〇六
子丁爵	二〇八
祖乙爵	二一〇
山丁爵	二一二
父丁爵	二一四
戎甲爵	二一六
四爵	二一八
戈爵	二二〇

父丁爵	二二二
-----	-----

孟爵	二二四
----	-----

軒爵	二二六
----	-----

癸曼爵	二二八
-----	-----

父戊舟爵(之一)	二三〇
----------	-----

父戊舟爵(之二)	二三二
----------	-----

酉父辛爵	二三四
------	-----

獸父癸爵	二三六
------	-----

文父丁爵	二三八
------	-----

祖辛爵	二四〇
-----	-----

困爵	二四二
----	-----

魚爵	二四四
----	-----

龍爵(之一)	二四六
--------	-----

龍爵(之二)	二四八
--------	-----

角

宰橈角	二五〇
荀亞作父癸角	二五二
景父乙父角	二五四

罍

甬乙罍	二五六
宁狼父丁罍	二五八

盤

細父盤	二六〇
陶子盤	二六二
兮甲盤	二六四
薛侯盤	二六六
取膚盤	二六八

匜

取膚匜	二七〇
函皇父匜	二七二
周寔匜	二七四

雜器

黃仲匜	二七六
-----	-----

史孔卮	二七八
-----	-----

谷盞器皿	二八〇
------	-----

戈

秦子戈	二八二
二年戈	二八四
卅三年葉令戈	二八六
仕斤徒戈	二八八
不降矛	二九〇

矛

貳·秦漢時期

詔版

秦二世銅詔版	二九四
--------	-----

鼎

陽朔二年上林鼎	二九六
永始三年乘輿十凍鼎	二九八
陽周倉金鼎	三〇〇
第七平陽共鼎	三〇二
安成家鼎蓋	三〇四
杜鼎蓋	三〇六
犛車宮鼎	三〇八
廢丘鼎蓋	三一〇
臨菑鼎	三一二

甗

孝文廟甗、漁孝廟甗	三一四
-----------	-----

鐙

池陽宮行鐙	三一六
桂宮行鐙	三一八

開封行鐙	三二〇
------	-----

萬歲宮鐙	三二二
------	-----

臨虞鐙(之一)	三二四
---------	-----

臨虞鐙(之二)	三二六
---------	-----

步高宮鐙	三二八
------	-----

燭豆

土軍侯燭豆	三三〇
-------	-----

洗

富貴昌宜侯王洗	三三二
富貴昌宜侯雙魚洗	三三四
陳富貴昌宜侯雙魚洗	三三六
長宜子孫雙魚洗(之一)	三三八
長宜子孫雙魚洗(之二)	三四〇
君宜子孫雙魚洗	三四二
董是器洗	三四四
吉羊洗(之一)	三四六
吉羊洗(之二)	三四八

簠

十六年簠	三五〇
------	-----

飯幘

常樂衛士飯幘	三五二
--------	-----

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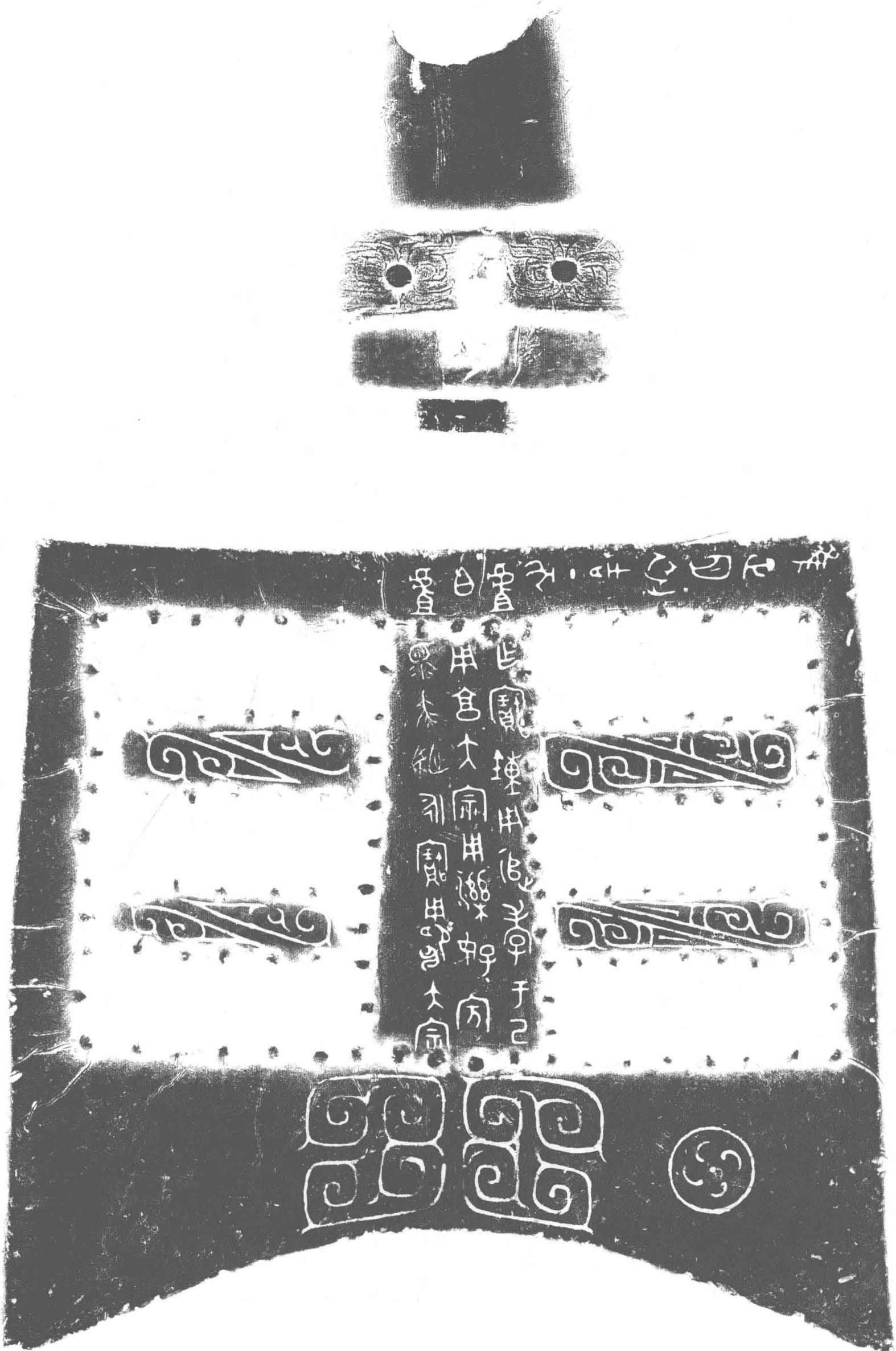
扶侯鍾	三五四
-----	-----

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藏陳介祺吉金全形拓精選集

壹

商周時期





〇〇一

盧鐘

490086.02

西周中期

全形拓最大縱橫44.8×31.6釐米

該器現藏：日本京都泉屋博古館

銘文字數：三五

《集成》著錄編號：八八

釋文

唯正月初吉，丁亥，

盧作寶鐘，用追孝于己

伯，用享大宗，用樂（樂）好寶。

盧栗蔡姬永寶，用卽大宗。

附錄

卣鐘

補甬。有乳環鉦百二十一。

三十五字，左鉦上七字，橫列向中，鉦間通上三行，二行

行九字，一行十字。㊦鼓左。

得之關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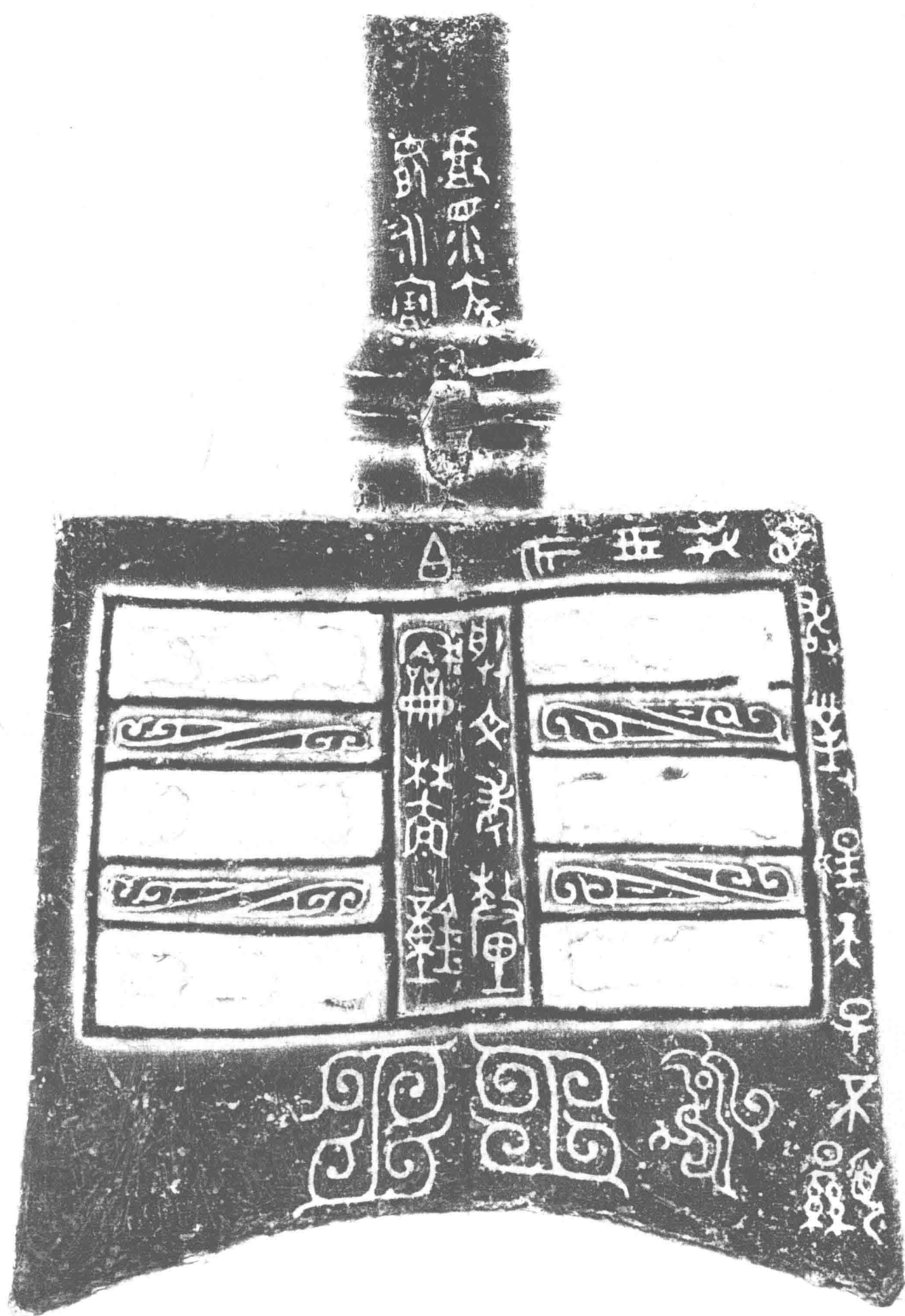
盧、爐、卣屢見吉金，亦見《說文》，而古音訓未能定。蓋

爲其祖作也，其考釐伯爲支子，故此曰用仰大宗也。仰字

奇，卣即卣，卣人形。

大者爲其祖作，小者爲其父作，文不盡同。

參見《簠齋金文題識》頁一至二



𣪠鐘（釐伯鐘） 490086.08

西周中期

全形拓最大縱橫25.3×17.4釐米（有字面）、

26.3×17.4釐米（無字面）

該器現藏：日本京都泉屋博古館

銘文字數：二五

《集成》著錄編號：九二

釋文

首，敢對揚天子丕（丕）顯

休，用作朕文考釐

伯穌釐（林）鐘，

𣪠眾蔡

姬永寶。

附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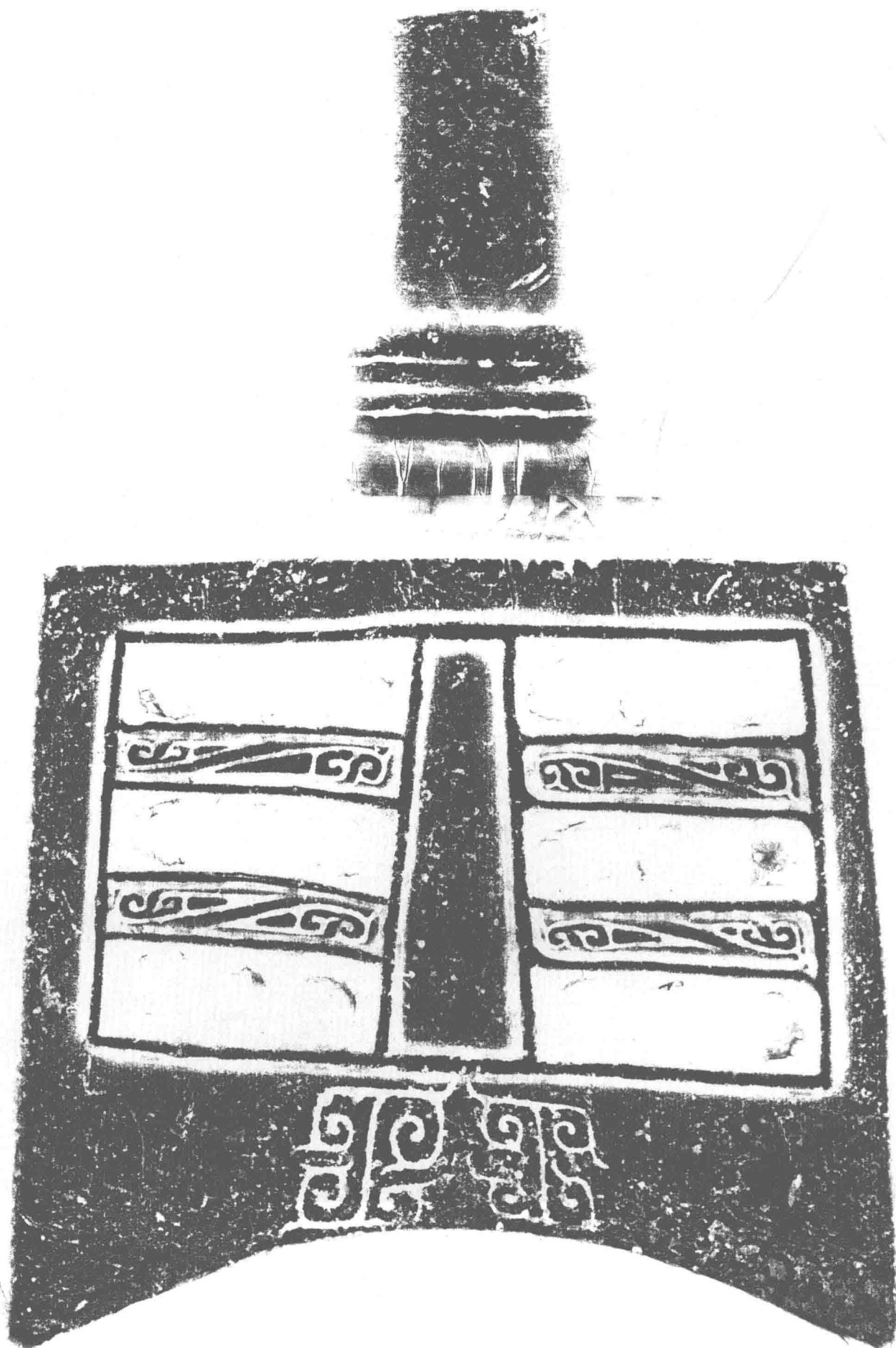
𣪠編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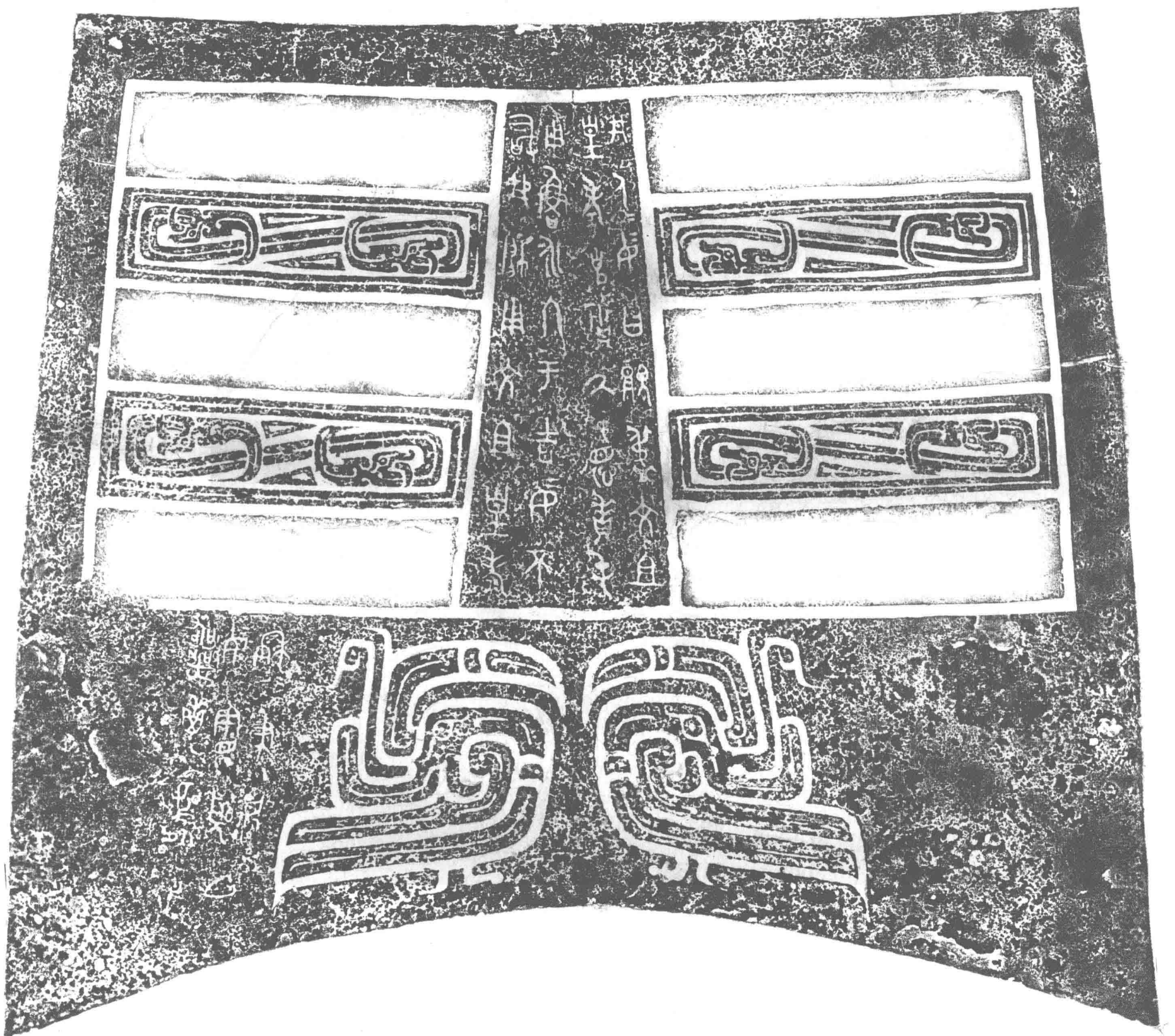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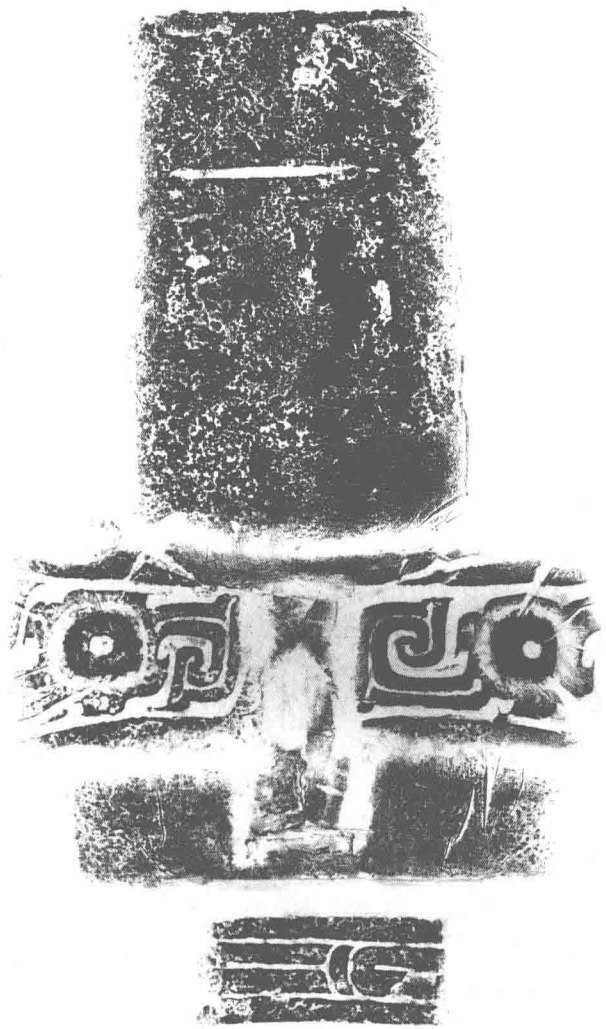
小者甬文與大者鉦間文同，當是一人所作。

是末一鐘。山東長山袁理堂宜業舊藏，得自袁氏。

己伯其祖也，釐伯其父支子也，與盧鐘是一人作。盧、𣪠一字。

參見《簠齋金文題識》頁五





〇〇三

井人女鐘 490086.01

西周晚期

全形拓最大縱橫 11 × 18 釐米

該器現藏：上海博物館

銘文字數：四一（又重文三）

《集成》著錄編號：一〇九

釋文

井（邢）人女曰，覯盥（淑）文祖、

皇考，克哲厥德，得純

用魯，永冬（終）于吉。女不

敢弗帥用文祖、皇考，

穆秉德，

女憲聖

遷（爽），寔處……

附錄

邢仁女鐘

鐘之大者。鐘大而質似少薄，未稱。

四十一字，鉦間三十二字，鼓右九字。

浙江錢塘張應昌仲甫、揚州包氏、山東諸城劉喜海燕庭舊

藏，得之劉氏。

仁女疑仁接。

參見《簠齋金文題識》頁一